中华古籍保护

436
1134

中华古籍保护

中華古籍保護

張修撰遺集

張修撰遺集

海虞張洪著

自序

予自六歲就外傅至十歲小學四書皆讀竟人或稱其聰慧先子輒憂曰速記必速忘不若魯之為愈也十一歲禮部遣田郎中開設學校選民間俊秀充儒學生洪在選中先子以疾告無他兒乞留養田公曰是兒可教以先生故暫歸營養無使習別藝以廢學將必用之謂知縣解常曰籍記此生姓名待終養入學既歸子職之暇授業於鞠區先生諱　易詩書春秋內習於家庭外問交於

父執諸先生惟禮經無所　至今不嚌其味晝勞夜誦亡母閔之夜見燈燭光輒止毋誦乃以衣袽蒙其牖户竟其所課業始就寢率以為常洪武乙丑先子卒居喪罕接見賓客鄰有被逮者來告別從者辭之衖以去株連被坐謫戍雲南至則有為之先容帥臣延之於家教其子弟從學者稍衆皆辭去之僅留數人以餘力溫習舊聞蠻方無所質疑其有經程朱夫子之手者一遵其旨或未之及者則以經文為主參考諸儒之言以折衷之帥臣有所訪問必以古道為對時方務足食春夏之際婦女畢出在田有孕婦分娩於風雨泥淖之中者因言食之所重以其能養民今以食之故而

傷人失重輕矣古者孕婦給胎養穀令既無之又忍傷其生乎遂

於風雨泥淖之中者因言食之所重以其能養民令以食之故而

傷人失重輕矣古者孕婦給胎養穀令既無之又忍傷其生乎遂
免孕婦田作又言屯粮不贍地利有所未盡也請多蓄稻種瘠土
窑栽曠土增闢如其言明年春大雨雹稲苗出土者皆盡清種以
繼之雹不為災三十年冬麓川宣慰使思倫法為其下刀干孟所
逐保騰衝以自固使來告急嗣西平侯沐公以聞詔三司議布政
使張紞按察使張定皆謂勿救都司下詢于予予曰思倫法自歸
附以来不失朝貢既命之為宣慰急而棄之無以示恩蠻夷叛亂
不正其罪無以示法且麓川地大民衆未歸附前常為雲南西顧
憂今因誅刀干孟之兵納思倫法於麓川察其人心向背增立宣

慰使以分其力則百夷可　比內地也嗣侯上其議抬用都司之
說發兵誅刀干孟納思倫法而還至永樂初始克眾建之今夷無
叛亂者三十一年以謫戍者多物故言於總戎曰牛馬猶知孳牧
而人獨廢其生育乎請令在戍瘝者手實鄉貫妻孥姓名分遣六
十之上老成官旗類取給聚久離驟合必遂生育二十年後皆成
壯丁伍有亡缺自是填補不必勾擾民籍矣都司上其言遂推行
於他處天下怨曠者益少矣三十二年三司以通經薦除靖江王
府教授入翰林脩書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擢為行人永樂元年
偕通政趙居任奉使日本居任性褊急怒罵通事為其離間將議

覊留僧觀中鮮之成禮而歸二年使洮岷同都指麾使李達入番

羈留僧觀中解之成禮而歸二年使洮岷同都指麾使李達入番
收中茶馬使還達以曾求詩文托潤筆以贈遺固辭不獲因舉其
餞觴酹於地曰洪以洮山一草入懷死于道俾不入京達駭而止
四年春使遼東諭奈降人以奈饌勞其同降受職二百人諭上
德意無間存沒衆皆感慨南向稽顙拜乃還是年秋緬甸宣慰使
那罷闐殺孟養宣慰使刀木旦併據其地奉勅詰責之追立刀木
旦子孫為孟養宣慰緬人以未奉勅之先已盡殺之無可立者為
對予厲聲曰中國聖人之典罰弗及嗣木邦刀干孟放逐思倫法
止誅本身其子仍為宣慰　所知也今汝何人敢擎殺鄰境宣慰

既有人殺汝孥殺汝家　亦不問乎今立刀木旦子孫非專為
孟養汝後世子孫亦蒙福利也書六返始屈服議遣右陶孟洛霞
齎書方物赴闕待罪使還前一日通事郞添保夜跪榻前曰頃聞
緬議不滅將進毒于公或曰不如賂之受則止不受則毒之公宜
詳處予曰予姑去我將思之既而呼通事及徐百戶至謂之曰第
令宣慰率其屬明旦來汝亦集軍事於帳下吾面遣之明旦如其
言宣慰陳賂於前起曰緬人愚昧多觸忤朝使幸勿與較敢以薄
物為責予曰爾賂我求安靜乎不安靜乎宣慰曰不安何賂亦求
安耳予曰我錄汝言將上達天聽若受賂則有愧于心不敢言矣

安毋子曰我錄汝言將上達天聽若受賂則有愧于心不敢言矣

爾無以賂浼我我則無愧而可言此求安之道也宣慰以緬言謀
屬豆起謝曰公不受賂且欲達吾言若果得免當為公立庙也
毒而還既復命再入翰林預修永樂大典以本職充副總裁
書完宴賞遷職十年春奉旨于淮清橋齋堂惠養飢貧是年秋歷
行人九年陞本司右司副二十年秋歷司副九年加從六品俸遷
職洪熙元年春仁宗昭皇帝召入翰林改修撰宣德元年夏預修
實錄先在南京齋堂時居多暇日溫習舊聞忝以新得著四書解
義二十卷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尚書補傳十二卷詩經正義十
五卷小學翼贊六卷其詩　則有攬轡集清溪集永言集貫道集

凡若干卷自愧其不如古　藁多不存惟著述聖經賢傳必存其
藁以待有道者正之既入翰林不忘經術退休之暇復有志于春
秋業已就緒特未竟功耳嗟夫予以藐然之身在戎行者十五年
上不臾色于公侯將佐下不得罪於行伍兵卒蕭然廬舍退則吟
哦其中市人罕得識面及還僑居兩京者三十年食無兼味衣無
華美恬然不知其不足室人能喻其意亦安于淡薄無偏摧折
之者外若漫不加省內則涇渭頗明故能事其大夫之賢遠其士
之不仁者是以處卑末而人不以為賤拙逢迎而人不以為簡惟
奔走王事不敢告勞東涉海洋西抵番介不知其幾萬里南窮夷

緬北盡遼海計里則二萬有餘計程必以歲月也今年七十齒脫

奔走王事不敢告勞東涉海洋西抵番介不知其幾萬里南窮夷

緬北盡遼海計里則二萬有餘計程必以歲月也今年七十齒脫逮盡雖趨走無力而耳目尚存猶不廢筆札翻思往事皆非智力所及幸不即死冀發前人之所蘊啟後人之所知托斯道於微辭將取正於來哲如斯而已耳清江鄭克修氏以予將引為寫待漏小像以贈之因自序始末見涉歷之艱如此非敢炫鬻於世以求知也年既耄矣精力耗矣壯不死于外老歸葬于鄉吾之志願畢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併以所著經傳序文列于左方見平生之志有在也

論語解義序

道無形體之可見凝聚於　人之身為可見聖人之語默動靜無非妙道之發然不言之妙難傳有言之法可記故論語為孔門傳道之書也學力有淺深所告有詳略各因其才而為之如化工之生物隨其根氣以為之高下如陶鈞之運物隨其模範以為之大小有得一貫於知者有得一貫於行者有因敬恕而家邦無怨者有能克復而天下歸仁者有達其言語政事文學之材者而曾子子思孟氏獨得其傳各遂其言以紹宗其原皆出于此書自唐宋諸儒已嘗著述至新安朱夫子始擇其精者集之為註此書遂大行於世雖以愚之不敏亦預有聞謹於暇日溫習舊言為論語解

義十卷

行於世雖以愚之不敏亦預有聞謹於暇日溫習舊言為論語解
義十卷

大學解義序

大學為古者修己治人之道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大夫士皆當以是為學其所學者不過自明己德為出治之本新民之德為致治之要若己之明德未至止於至善則無以為民之準則民之德未止於至善則無以驗治之成效必上下皆明其明德皆止於至善然後于變時雍大人之能事畢矣其間歷叙本末始終之先後著其序之不可亂功之不可缺即條目之工夫次序也格物致知屬知誠意正心修身屬行知　交致其力則明德之體立矣推之於

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　推之于天下而天下平則明德之用
行矣所謂推者非以法制禁令强其所不欲也欲其而已矣
故大學傳之二章釋新民必引湯之盤銘者見自新為新民之本
引周詩者見命新為新民之效而結之以無所不用其極所以申
明篇首三言也其條目工夫見于各傳之下茲不縷陳但傳之一
章至於八章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事其功在於一
身其推始及於家容易詳察故其傳文亦簡九章則釋齊家治國
其推已廣其辭頗詳然其所謂齊治者不過以身之孝弟慈教成
於家教成於國而已至于十章則釋治國平天下其推至廣其辭

至倫然則所謂治平者亦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於家教成於國而已至于十章則釋治國平天下其推至廣其辭

至倫然則所謂治平者亦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亦不出于孝弟慈也能絜矩則天下之人皆能
遂其孝弟慈之願不能絜矩則天下之人不能遂其孝弟慈之願
而得衆得國失衆失國所由分也反覆至於命之得失係於道之
善不善道之善不善在於忠信驕泰之分所謂語益加切者此也
朱子序其立學之事甚詳教之之法甚備其微言奧旨載之已悉
猶患學者未能深喻為大學解義一卷

中庸解義序

堯舜初言中即事理當　極既得而勿失是之謂執也至湯始

言降衷又言恒性則人　有之中則推本之論見道之大原出
於天也降自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何莫非此中乎曾子
述孔子之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即堯舜禹之執中也子思
演繹曾子之言以為天命之謂性即成湯之降衷恒性也所謂
道者不過循其性之理所謂教者不過循其理之則立此三言為
一書之綱領初言性情之德故謂之中和次言事物之理故謂之
中庸必先有此中和之德而後合乎中庸之理賢知之過者既失
夫中庸愚不肖之不及者又不得夫中庸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
不行也必如舜之大知回之大賢則無知行之過與不及必如子
路之強中立而不倚則不陷于二者之偏此三達德所以為入道

路之強中立而不倚則不陷于二者之偏此三達德所以為入道之門也近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者此道也遠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幽而鬼神之為德明而聖人之為教無非真實無妄之理亘萬古而不變者亦此道也其書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事者率性之道也末復合為一理者修道之教也教者所以復其性而已故于末章又從下學立心之始言之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人未始不為天天未始不為人中庸之道極矣朱夫子蓋嘗折衷衆說以為章句予嘗細繹而些有得焉為中庸解義二卷

孟子節文解義序

孟子王佐之材非戰國諸侯之臣其在賓師之位相告語者無非法語之言也自後世觀之則見其辭語峻直無從容規諫之意使後學小生誦而習之必至圭角太露故翰林學士劉三吾條其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不以課試命題不以科舉取士其餘一百七十餘條顧在學官俾之讀誦所以涵養和平之德銷其行行之氣未嘗無益於教也謹著節文解義七卷非敢去彼取此辭難就易直以便于科舉之習云

周易傳義會通序

易者變易之道也其理則陰陽消長之自然人事進退之當然其

周易傳義會通序

易者變易之道也其理則陰陽消長之自然人事進退之當然其象則剛柔往来而成卦時位得失而生爻前聖之書已含辭義於中後聖之辭洞發畫情於外本乎畫之有其象故因其象以著其占也但其象為假設之形非的然為一物故能隨其所用皆可施之其占則依於象而已亦非一定而不易必觀其人以為賓主故曰不可為典要也程子以乾卦擬舜朱子譏之是矣然非程子之言則理有所未盡也朱子本義發明占決之辭誠得作易之旨而不肯多為之說者正恐襲程子之弊滯卦爻於物欲人即事而自之也然初學者未能得意愈則將無階可升矣然則如之何

言雖詳而不離其象　乎可以觀象玩辭矣象雖專而不滯於物則動可以觀變玩占矣以程傳為實理以本義為活法庶幾無繁簡之偏作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

尚書補傳序

帝王以大中至正之道御萬有不齊之變　中則可以該正而書為中之典也堯舜禹以一心之中宰制萬事故能格成功於上下敷德教於四海湯武察萬殊之中以合一本故能祇承上帝以遏亂畧君臣相戒惟恐失其中之用其本則確乎不拔矣其在於嗣王則必先主其中之本而後可達其中之用故伊尹以一德告太

甲名公以敬德告成王穆王作呂刑猶不忘其刑之中秦穆之自

王則必先立其中之本而後可達其中之用故伊尹以一德告太
甲召公以敬德告成王穆王作呂刑猶不忘其刑之中秦穆之自
誓深追悔其失中也朱夫子嘗手纂書義若干篇命其徒蔡氏傳
之仲默好古援引極倫然多從古註時背師說如仲虺之誥專為
釋湯之慙德言桀有亡之理我有興之理故曰佑賢輔德顯忠遂
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天之道也我不過順天之道推亡固存而
已無愧於天下後世也朱子語錄分明為伐桀之事而蔡氏以為
治諸侯之事下文德日新萬邦維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方勉之修
德保天命豈有舍己而治諸侯者乎此以推之亦多有所未愜故
作尚書補傳十二卷

詩經正義序

讀詩者非徒欲其婉而能言博而多識亦將有以興起其善心養成其德性以為事君事親之本是以群而不流怨而不怒近而不暱遠而有望出言有章慮事有序由其被上之化心腎肺腸純乎義理如泗濵之石嶧陽之桐中含雅韻待考而發此風雅之正頌之所由作也去聖逾遠王澤寖微而變風變雅作爲雅則出於君子之口猶有懲創譏刺之意風則發乎小人之情遂有流蕩忘返而不自知者矣觀風者因其言之得失以知俗之美惡故兼存之聖人刪詩而猶列鄭衛之風者亦懲勸也在讀者思無邪耳朱子嘗爲之傳學者病其簡其徒輔廣爲童子問以羽翼其師說予切

聖人刪詩而猶列鄭衛之風者示懲勸也在讀者思無邪耳朱子嘗為之傳學者病其簡其徒輔廣為童子問以羽翼其師說予切慕之作詩經正義十五卷

春秋說約序

天地之道有盛衰聖人之道有顯晦微道無以御其氣微氣無以神其道譬若四時然堯舜禹則生於春夏故能參贊天地發育萬物湯武生於夏秋猶能裁制浮榮成斂嘉實吾夫子生于窮冬沍寒無所施其巧不過收藏諸種以待春農是以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貽矩萬世曰刪曰定曰贊者特去其蕪穢正其體制神其變化而已曰作者有創㕣之義其事雖因魯史之舊其法則自聖

之而立書即位者正始之道書逆女致夫人者内治之本書公及
内大夫則一國之事書血會征伐則諸侯之事書災異者欲其謹
天戒書卒葬者所以正其終書弑逆則追其不能防微書出奔則
識其有以自取事物交會千緒萬端不可毛舉惟聖人為能一以
貫之輕重不失於低昂妍醜自知其美惡當時諸侯雖不能知後
世百王永有所賴如良農求嘉種於后稷之室敷播無窮矣然其
言巧妙如化工生物形質不同而物物之中曲折備具故游夏不
能贊一辭也在當時則左氏紀其事公穀求其義後世復有杜預
何休范甯各宗其說不　相通至程夫子出蓋有以仰窺聖心暗
合道妙微辭奧旨多所建明胡氏宗之敷暢其說馳騁辨論以成

何休范甯各宗其說不 相通至程夫子出蓋有以仰窺聖心暗

合道妙微辭奧旨多所建明胡氏宗之敷暢其說馳騁辨論以成一家之書而陳氏張氏及近世諸儒各有著述行之於世殘山剩水皆出本原未易輕棄洪也潛心經術大耋將至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故於衆說汗漫之中求其至當之理為說約十二卷藏諸家塾以待有道君子正焉云爾

右自序暨論學庸孟集解易詩書春秋補傳序各一通鄉先生止菴翰撰張公之所述也先生蚤歲天分至高博極群書洪武中被累謫戍雲南時年未三十帥臣即以禮延置其家塾諄授之暇日以窮經為務有餘力則為詩文以酬應賓友

詩本漢魏文以先秦史漢為宗視近世抽黄媲白鬭妍競麗
之作有不屑為也後以明經舉至京師擢眞朝列館閣諸儒
咸敬重之前少師榮國姚公令少傅廬陵建安二楊公太常
江陵楊公相知為尤深近先生致政帰老因自序其平生履
歷與所著諸書序文錄成一卷以示其子啓俾屬訥序其後
憶訥童穉時與先生居相近當時鄉邑耆儒若鳴吉王公則
明傅公伯麟陳公彰甫馮公廷彦吴公子善陸公守道王公
逢吉林公率以先生為後進稱首未幾先生遠戍而訥隨先
君子宦遊湖江與先生不相見者幾二十載後先生自靖江

府教帰鄉養疾始 親接緒論居無何先生晋職中朝而訥

君子官遊湖江與先生不相見者幾二十載後先生自靖江
府教歸鄉養疾始　親接緒論居無何先生晋職中朝而訥
承之教冑子於南宮常至清溪齋堂晋謁則先生危坐一室
考訂著述不憚寒暑洪熙更化先生祗召詣北京遷職翰林
訥亦備員六察先生退朝罕與人接聞訥至則親啟關延坐
几案間著作滿帙每幅帋細書數千字無一筆茍簡屢欲請
以讀之而力有所未暇也顧今何以置辭于其間哉雖然昔
者竊聞之聖人之道具載六經易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
以道性情春秋以示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
之氣運斯蓋衆聖之淵源羣書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

之準繩也若夫四子則論語皇門問答之微言大學孔氏教
人之遺法中庸憂道學失傳而作孟子論性善養氣發前聖所
未言故學者必先治四子四子治之既通則六經皆可通矣
然自秦火而後諸儒修補不為不勤其間穿鑿坿會支離煩
僻者亦多矣迨宋河南二程夫子出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考
亭朱子繇之以集大成於是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大
之用發揮無餘藴矣聖明統御凡學校之所誦習科目之所
程試四子五經悉以程朱註釋為主今先生所著皆本二氏
而以己意發明之其克信今傳後也無疑矣昔漢司馬子長

綱羅舊聞整齊百家雜語著為史記後自叙其世系履歷其

而以己意發明之其克信今傳後也無疑矣昔漢司馬子長
網羅舊聞整齊百家雜語著為史記後自叙其世系履歷與
所著書之意藏諸名山以俟後世小司馬輩因為之訂註至
今傳在學者先生長訥十歲視履弗少衰進德之功老而彌
篤若訥也亦嘗有志於學自強弗力學不加進迨今年逾六
袠衰庸無補倘得告老東歸尚當請先生之書出而讀之鄉
邑豈無好事者為先生梓而傳之以幸後學也至若先生所
叙履歷悉皆鑿鑿寔語詞林鉅老素知稔知异日采載信史
自足以示永世豈得區區之言以傳哉故茲弗贅先生字宗
海止菴其別號云宣德七年歲在壬子八月朔旦中順大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虞吳訥書

右先生自序四書經解序并吳文恪後序真蹟一卷首繪侍漏小像予祖得之邑中舊家嘉慶庚申二月贈張子和觀察

陳揆記

張修撰遺集

海虞張洪著

使緬錄

永樂四年夏六月予自遼海諭奈帰召俟於朝是年閏七月十三日命持節往諭緬甸宣慰使那羅塔即日就道九月至金齒整點護勅召軍行在者舉家慟哭謂去皆必死無有生還予則示之閑暇不急於行哭送者不知其期亦稍懈乃疾啟門馳出抵諸葛營而止哭者不能相送行者殊無悲惨時內官雲仙在麓川宣慰司則軍接迹於道見者皆戚及至麓川雲內官要予入營織不可坐

宀由軍士遺使於營外天氣鬱熱故也行次拱章即緬之江頭城
緬人既併孟養地復遣陶孟東妙聚兵於此以防中國之救予佯
為不知遣人詈曰我至日本其王來迎舟檣遍海爾曾不滿二三
萬人　接是輕我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吾不汝尤既入舟召通
事那添保訪問緬人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曰緬蠻甚倨傲聞朝
廷使臣來別創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入城閉其從人於外使之
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之語率以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
其風土甚惡至之夕病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以後死者相繼而
十無一還公宜處之予入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北面之樓且
告以中國之禮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則箠之宜告緬民避路

告以中國之禮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則箠之宜告緬民避路
毋遣箠也乃選敢死士廿人胯刀執杖將入城予立馬于城下叱
緬人開門不聽遂箠之排其門而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
夾道而立以鼻勾綰請使臣下馬即令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
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
禮并　殺鄰境宣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既
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魔出命易生牢來饋舊聞夷緬聞有木曰
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清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
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痛掃除營內毋

容穢惡於營外百步許為厠滿 實之以土更為別厠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之較以予觀之瘴癘雖有亦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献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常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予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以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瘧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殁于彼即命官旗焚收骨殖點檢隨身行 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為神明

使事畢還至騰衝府既 癘安養軍士数日吏人餽牛酒恚以

焚收骨殖點檢隨身行　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神明

使事畢還至騰衝府既　犒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餽牛酒悉以
享士死者亦　祭振旅入金齒歡聲動地人得生全皆以爲異事
夫何異乎在於誠心愛人耳無誠心則疾痛不干己雖數視之亦
無成效也

與緬宣慰那羅塔第一書

永樂四年夏五月緬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刀木旦據有其
地来進孟養職貢銀七百五十兩詔却之秋七月以臣洪賚勅
諭之冬十月至其境以此書諭之

禮者天地之經而人是則天高地下君尊臣卑理之自然也地不

居下臣不居卑則反常矣反常者禍必及之是故賢者知此則必
謹乎禮愚者昧此而欲慢乎禮此禍福之所由來也昔者周天子頒
玉於晉侯晉侯受玉惰使者返命曰晉侯必亡自棄其命矣後
晉侯為秦所虜齊侯會諸侯於葵邱天子賜之胙命之曰毋拜
齊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安敢不拜百拜登受遂為諸侯盟主由此
觀之則有禮者昌無禮者亡不可謹乎切聞宣慰以蠻夷自居往
往朝命至則倨慢不拜豈樂取晉侯之亡而不欲齊侯之昌乎由
是生於遐荒不聞先王之道如在墻壁之中不觀天日之光也前
者使至視宣慰為蠻夷不　與言禮法聽其偃蹇以取禍予則不
然以為地無不可耕之土人無不可教之性是以懇懇為宣慰言

然以為地無不可耕之土人無不可教之性是以懇懇為宣慰言也譬若日本國在東海之末世無禮教近者使臣至彼諭之以禮其王源道義欣然聽從至今寵愛踰於他國宣慰能遵禮法亦承天寵如源道義也今天子之勅至宣慰宜率官屬出郊迎導至於正廳依儀行禮展讀畢即使如勅奉行差人回奏此天下之通禮也是禮也非強之於外由其敬愛之心發於中故為是節文以行其敬也人臣隆敬君之心則君茂待臣之體豈惟身榮名顯而子孫黎庶亦獲康寧人臣肆傲慢之心則君興問罪之典豈惟身僇之辱而子孫黎庶亦將無寧故齊侯晉侯之可以為鑑也苟以予

言詳審而熟思之則知予心之愛於宣慰也為不虛矣

與那羅塔第二書

前書至彼宣慰那羅塔遣其弟率舟來迎三十餘里既至館於江方議蓋棲選日然後迎勅詢知前使至則那羅塔據其所居之棲別蓋草棲北面令使者居之深懼辱命故作此書以貽之

因爾故違憲章擅殺宣慰刀木旦父子占據地方大司馬伯廷臣咸請乞正九伐之法天子憐爾愚昧遣使賫勅諭之是生死而肉骨也爾宜匍匐迎接拜謁 旁然後依議展讀如勅奉行庶幾使者得以陳爾恭貢〻爾祈命於天子冀寧爾邦家今爾偃蹇倨傲

骨也爾宜甯匐迎接拜謁亦旁然後依議展讀如勅奉行庶幾使

者得以陳爾恭貢乃爾初命於天子冀寧爾邦家今爾偃蹇倨傲
勅至而不謁使者就館而一省視而云俟爾葢楼選日然後迎接
夫選擇者將以趨吉避凶反因此而獲戾是趨凶而避吉也夫君
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一定不易今欲蓋樓卑於爾居設案於彼將
以迎勅是使地居天上天處地下果於抗朝廷也使者有死而已
不〻、　命爾若不背朝廷折去草樓設案於爾棲之正中迎勅開
讀我則俟爾不然不過令使者空回耳必不宣勅予雖僕從簡約
量無阻過之理行止之期俟爾回報

與那羅塔第三書

前書至彼草棲已成比其所居之棲卑二尺許雖令折去尚不
親出迎接数令東盼去說令彼出迎東盼等止稱不敢去說復
作後書以貽之
前　爾禮法欲爾悔罪改過轉禍為福雖云折去草棲至今不
見親出迎接止云東盼去不敢去說夫堂堂天朝而小臣亦得輸
其誠況爾蕞爾之地一毫　耳而存亡大計左右不敢言豈有是
乎切為爾不取也爾之存亡休戚在此一舉不於此時致敬盡禮
以圖萬全而欲重為狂妄　速罪戾豈保身之計乎夫屈於一人
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　智之事也縱血氣之勇死而無悔者愚
之帰也吾與宣慰風土雖殊夷夏之分名位則比肩事主欲爾之

之歸也吾與宣慰風土雖殊夷夏之分名位則比肩事主欲爾之安不欲爾之危欲爾有禮以〻天休不欲爾犯禮以干天憲是以懇懇爲爾言之非求益於我也佇聞来報無稽爾誠

與那羅塔第四書

前書至彼其宣慰那羅塔託疾令其弟率官屬出郊迎勅至於之樓設案於中將勅諭逐句譯解令漢緬通事轉傳那羅塔聽受記回稱刀木旦先起兵侵其甸寨佉都邦殺略人口邀截進貢又興兵殺戛里聞我領兵救援奔至南的弄江敗死其民不欲歸彼殺其子来歸大率皆遁辭也作書諭之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必降聰明仁聖作之君師萬方戴之以立國
兆民賴之而立命雖有絕倫之才高世之智不敢憑弱犯寡以其
有君也武王曰有罪無罪惟有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之謂也
皇上紹承大統撫御萬邦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服分符剖
契欲爾萬邦子孫世守其土毋相侵害有違（越）者則請於朝酌其罪
之輕重然後誅罰此萬世不易之典也今爾首干國典擅殺孟
養宣慰刀木旦父子占據地方而代輸差發廷臣之典兵者請即
行誅皇上伶爾愚昧未聞禮法故特遣使賚勅諭之使者馳驅遠
道衝冒寒暑以赴今爾仍不能具陳禍福皆咎於爾躬則使者之
過使者開誠無隱而爾　或不聽則爾之自誤非使者誤之也夫

道衛冒寒暑以赴今爾仍不能具陳禍福皆咎於爾躬則使者之
過使者開誠無隱而爾　或不聽則爾之自誤非使者誤之也夫
刀木旦與爾〻授符印同為宣慰彼若首亂加兵於爾但當白之
於朝則問罪之師加於彼矣今刀木旦奉使臣之命差人招諭憂
里而憂里殺其所差之人法所當討也爾與刀木旦同為主官有
鄰交之義不能行義而反党惡則是非曲直豈不待辨而明矣借使
刀木旦為他人所殺爾不能援亦爾之罪況爾殺之刀木旦既死其長
子思樂發權撫其衆以候朝命宜也而少子刀落孟背兄以降父
仇爾當執之以歸其兄則彼服其義矣爾不能然又黨弟以殺兄
將何以令其下乎既黨之矣又為之代納差發將圖其地信義果

在我使爾計得行亦非爾福爾之接境亦有蠻夷爾之家居亦有子弟他日蠻夷抗宣慰子弟殺父兄皆爾啟之也況赫赫聖朝照臨下土豈能欺蔽乎朝廷但知刀落孟仍守孟養方遣使者諭之 不得朝廷之報虜而併之矣其暴亂若此法將難容朝廷幸不聞此故不遣將而遣使臣亦爾之福也爾宜奉承憲命亟白孟養諸人回還將刀木旦弟孫弟姪刀奔孟刀孟鄧刀愳孟刀落孟刀孟利 區等送赴孟養同聽勑諭交還地方人口金牌印信勘合了當急 陶孟一人 東眇者赴京回話則爾緬甸有安全之理不然後必禾 毎哥 及矣朝廷為此非為孟養也將以禁遏

暴乱使爾萬方有所祐賴不相侵奪耳不然則強弱相吞迭為消

之理不然後必和每乎　及矣朝廷為此非為孟養也將以禁遏

暴乱使爾萬方有所祐賴不相侵奪耳不然則强弱相吞迭為消長遠方赤子鞠為匪人可　歎乎故興滅繼絶之恩非止及於孟養爾緬甸子孫亦蒙福利也幸詳審之

與那羅塔第五書

書至彼宣慰那羅塔使陶孟東吵來堅執前詞以為孟養夷民不欲歸彼殺其子思樂發其第刀落孟繼立復興兵與我仇殺其民怨叛不從執之來歸未奉勅之先已將刀落孟并刀奔孟等盡殺之矣並無刀木旦子孫其金牌印信勘合等俱係刀木旦帶往戞里征進敗死於南的弄江不知下落如蒙將孟養地

方撥付緬甸每年差發不敢少欠後作此書曉之
自爾奉勑以來朝夕冀爾悔罪改過恐不能然後作書委曲開導
使者之心可謂至矣經今日久不聞一言自責惟設遁辭文過此
言　可達於朝也何以言之爾言其子刀落孟復興兵與爾仇殺
故擒殺之其民自歸於爾夫刀木旦興兵於外倉卒敗死理或可
言其子刀落孟敗亡之餘自守不暇豈能興兵其不可信一也爾
乘其衰弱利其土地領兵　於孟養虜而併之乃強取力奪而云
民自歸之其不可信二也　殺其父復虜其子前罪未已後罪復
生恐非要福之言也又云其子刀奔孟刀孟鄧刀昺孟混扁等俱

已殺之此尤不可言也朝廷之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有罪止於

已殺之此尤不可言也朝廷之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有罪止於本身有功垂後嗣是以木邦犯罪止知誅刀干孟一人其子仍為宣慰令刀木旦與爾同為王官爾專殺之其罪大矣後云盡戮其子孫則爾罪當何如哉吾料宣慰必不為此不過欲云孟養絕嗣無人可立冀得其地耳夫人民土地有所授受則可傳於子孫不 速禍耳天子受命於天然後有天下諸侯受命於天子然後有其國大夫受命於諸侯然後有其家今爾無天子之命殺刀木旦以併其地欲朝廷置而不問設如東盷無爾之命殺邦賴以食其邑則爾置之否乎夫賞罰者天子之大柄所以制四海也有罪

不敢赦無罪不敢伐如八百有罪命木邦車里討之車里伐其東
木邦伐其西所得甸寨因以錫之所謂賞有功罰有罪也今孟養
無罪緬甸無功豈能奪彼與此吾知其必不可也爾又云孟養舊
納差發無歲辦無缺所言者利也非義也中國山海之利日進金
百萬終歲大賚猶似山積視爾錙銖之利譬如塵沙百夷舊貢銀
三百六十錠今盡蠲之止納一百餘錠爾之所知也奈何欲以利
誘乎過往代納孟養差發之差官送回聽候刀落孟分割想已知
之矣若朝廷不問是非但　差發將何以正天下乎所以不廢差
發者何不過盡其　上之心耳豈為是哉願毋復言此矣使者受

命諭爾不敢不盡言爾不奉勅使者不能強之以力則大司馬有

發者何不過盡其 上之心耳豈為是哉顧毋復言此矣使者受

命諭爾不敢不盡言爾不奉勅使者不能强之以力則大司馬有
九伐之法在茲不復贅請詳審之

與那羅塔第六書

書至彼宣慰那羅塔差陶孟客肖來云書上說的都是了只是
刀木旦三次起兵殺我我不殺他他殺我了以此不及告知朝廷
殺他了他的子孫妻的已先都殺了如今死了的活不得
我自差人赴京回話恭詳前說不過欲稱孟養無人希望朝廷
遂與其地差據通事耶添保覘知那羅塔殺兄逐弟情由併轉
令南甸百夷刀八蠻於班木賴差來百夷處潛訪彼處民情不

樂從緬咸慕思倫發于三朋而緬人亦問三朋有無見在故作
此書諭之
竊聞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天下敬畏之至
雖小如大也今聖諭諄諄爾不聞悟使者再三譬說爾不省察恐
爾獲戾故復盡言予聞朝論不一敢密告之今年鄧伯通引木邦
献捷說在着冷時有得冷差人来告爾殺兄收嫂又欲殺弟只更
只更逃于木邦轉奔得冷〻〻朝廷處之大臣舉爾殺刀木旦之罪
欲議改封未定予至雲南都司思倫發諸子来拜沐都司指歪頭
者名三朋謂予曰而今孟養子孫都被緬家畧去此是刀木旦外
甥待伐緬時就立他為孟養宣慰內外之論如此恐爾終不得孟

蜴待代緬時就立他為孟養宣慰內外之論如此恐爾終不得孟養徒取違勅之罪耳今爾遣人赴京回話倘若天威震怒下令討違敕者一路海船從福建出海六十日可至冷一路海船從廣東出海五十日至得冷就令得冷為鄉導以伐其南一路大軍從木邦入率木邦之兵以伐其東一路大軍從孟養入就立三朋為宣慰以伐西一路大軍由金沙江順流而下以伐北倫東擊西備南擊北雖有善守者亦無如之何矣萬一天恩深重曲法赦宥暫停問罪之師止遣雲南軍馬送三朋為孟養宣慰彼思倫發之子刀木旦之蜴遠近歸心夷緬帖服兼與木邦和協大甸連枝三路同

心合力以謀爾邦亦非緬甸之福與其得强隣孰若得弱鄰孟養
立則鄰弱爾强三朋立則隣强爾弱然未必得此也姑借以為譬
耳予言止於此矣爾後不悟日後必思吾言然無及矣
　書至那羅塔大懼遣陶孟洛霞賫緬書方物赴闕待罪未行
之一夕通事郎添保跪于榻前曰公有難敢告頗聞緬謀不善
欲進毒於公或曰不若饋之饋而不受毒之未晚明日來饋公
宜處之乃呼徐百户郎添保曰明旦令彼來離水一丈汝輩亦
集帳下在吾側當面遣明旦那羅塔陳所饋於己舟告曰緬
人不知禮以此物饋　洪曰爾來饋我求安靖耶要不安靖耶
那羅塔笑曰不安何饋洪曰饋即不安不饋即安吾將達爾言

那羅塔笑曰不安何饋洪曰饋即不安不饋即安吾將達爾言於上若以饋浼我我媿而不言言亦不聽不以私饋我我即敢言言亦無私有聽之理那羅塔曰汝不受饋又能達我言於上若幸免當立廟祀公因大笑曰當立廟祀我乃不毒而還後聞緬甸立使臣廟未知然否不足為重輕也並海虞文苑

張修撰遺集

中華古籍保護

張修撰遺集

海虞張洪著

重修縣治廳記

宣德五年秋東淛郭公世南来我常熟簿語人曰昔之在官者必先正其廳事以為民瞻嚴其館舍以共使命視官事如家事無不盡心力為之唯所居之室則不暇及秩滿将去然後點檢罷物脩補缺漏完如始至之日曰無累後人今之在官者一切反是廳事缺漏則降席以避之館舍罷物皆取給民間事事苟簡若不經意修飾器字自圖便安南也不力行以為之先則以前聞為虛談

涖政之初務清心寡欲以完民力政通民和始議脩葺公廨期月之久棟楹朽敗者皆易之級磚甃瓦缺落者皆葺之由是百廢興起煥然如新吏民請記其事辭未就寵命賁臨特陞南為常熟縣知縣予竦然曰嗟乎人無實心則已有實心必有成績有成績必有令聞有令聞則寵自來不在他求也乃為次其興作始末列于左方以俟後之君子嗣而葺之俾勿壞

學道書院記

常熟有文學書院在縣治東北元至順三年邑人曹善誠建至正間廢宣德九年春縣令郭公世南即公館室宇增飾之為室為寢為廡為庖廚門深窈不近市喧巡撫官至則居之其在郡中常居鶴山

閒廢宣德九年春縣令郭公世南即公館室宇增飾之爲室爲寢爲廳

爲庖廚門深窈不近市喧巡撫官至則居之其在郡中常居鶴山書院故於其至止之處亦爲書院巡撫侍郎廬陵周公因文學舊名改爲學道縣令郭公世南暨丞簿諸公請記其事予謂創始改作完舊益新皆載于縣志不複出其名之之義爲書院一也昔謂之文學今謂之學道何也以子游爲邑人北學於中國聖師目其長故曰文學及爲武城宰施其所學於民故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形莞爾之笑有牛刀之戲而子游以學道爲對言君子學道必推己以及人故能愛人小人學道知職分之當爲故亦易使然則絃歌者學道之具非以道爲絃歌也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絃歌者樂之屬舉學以該四教四教者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則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各致其道矣詩以興起於前樂以涵養於後故以絃歌為學道本末兼該重在小人故以之為教於邑中周公學道先用力於根本重在君子故以之標名於書院古今人品不同其為學難易亦不同要必體力而後用有以行吾邑之大夫當深求學道之意以為出治之本可也尚勉旃哉

濟農倉記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于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于詩道雖極

濟農倉記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于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于詩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為養民之本理財之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為凶荒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修復古聖王之道樂歲粒米狼戾則斂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不足則發以賑之行之既久下民弗虞名存寔廢聖天子萬幾之暇惕然念之乃于宣德五年分命六卿巡撫天下郡縣爰是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來宣以慰南國歷巡江南諸郡惟蘇松常之賦比他郡相為倍蓰壤地不過二十里而京師百萬之衆恃之以供物產人力宜其竭矣當春夏之交農民之力畝畝而饘粥不

繼未免出加倍之息資之富人富人與之若投餌穀始登場則勾
取其子本以僅存之餘供倍穫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以常賦
未充甑釜已無烟矣公深悼之達旦不寐思所以援之之策七年
秋會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糴及勸富人之粟以待凶荒公與蘇州
府太守況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窮民為己任出庫儲糴米三萬石
勸借富人九萬石樽節漕運浮費五萬石摟剔豪右侵占屯田
租一十二萬石通二十九萬石分貯六縣每縣置倉六十間常熟
貯米五萬餘石增置倉四十間共百間總曰濟農倉蓋以農為天
下本蘇松之農又為京邑之本知所在哉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
食輟耕待斃公發濟農米賑之因瘁者生氣出死力以挽桔槔轉

下本蘇松之農又為京邑之本知所在哉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

食輟耕待斃公發濟農米賑之因瘠者生氣出死力以挽桔槔轉川澤之流代為霖雨枯槁有潤澤焦卷者始芃芃矣適遇海船自諸番回供賚浩繁庫藏赤立公私洶洶懼弗克供公以濟農米廩食之民不知費邊海軍士之食公從容指畫餽餉相繼軍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稽考民間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實惠銘刻心骨既而常賦充足又收羨餘得精粮三十二萬益取豪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貯六縣倉獨常熟居其三分之一益倉廩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廩隅整飭如矢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及工不告

勞民不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常熟縣主簿郭南專理賦稅南亦感公知己盡心力而為之防憲周密纖悉無遺滌場之月賦已告完自洪武初自今未之有也倉廩既成粮米充積居人過容瞻望者嘖嘖戴路既而曰家有成法尚欲傳之子孫上有嘉謨可不貽之於後於是官吏耆民粮長里胥僉曰天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寔為缺典乃相率造于舊史氏之廬請紀其實予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貨而常平義倉實記始于此得聖人理財之遺意今以濟農為名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

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為我而設雖有

財之遺意今以濟農爲名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

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爲我而設雖有旱乾水溢有恃而不恐誰敢放逸其心志或有悔予者乎有一事而兼衆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爲法信斯言也則斯倉之建其引而弗替哉

義役倉記

古之役民歲不過三日蘇威父蘇綽仕于西魏以國用不足征賦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隋文帝時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又每歲不過三日後國用充足益寛徭役自唐至於汴宋役弊未興南宋土窄

人稠師旅數起國用不足征役浩繁弊由之生長民者始為義役之舉矣縣之役有押錄手分貼書書司廳子牢子市巡斗級攔頭務司直司等名其目二十有四鄉役有鄉司鄉夏機察等名其目未詳皆保正保甲供其費未免於常賦之外取之於民宋嘉熙初王爚為常熟縣知縣憫民之誅求立義役庄令富家出助役田共五萬五百餘畝歲收租五萬五千石分撥保正長以供役費時以為善政自今觀之既無冗役亦無冗費其有科征者以備軍國之需耳但循舊弊未能革去之也所謂弊者如所需之物且米五百石每里該征一石里長則每甲征一石已十倍矣甲首征於編戶

又加倍蓰一槩動搖民不堪命至有鬻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

石每里該征一石里長則每甲征一石已十倍矣甲首征於編户

又加倍蓰一槩動摇民不堪命至有鬻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而逃者民既逃散所征皆出於甲首有舉債而累歲不償役一年而破家者也又有無籍頑民攬納侵欺為弊百端不可枚舉上虞郭公世南為常熟知縣深知其弊常防其源不敢出一言及科徵事然上司明文有合供者又不可廢乃詢其民曰吾欲令見役里甲每里均出米五十石邑五百里計米二萬五千石申達上司公同支用庶免以一科十之弊於若等為便耶衆曰昔時甲首應役一年腿無完肌家業蕩盡今助米五石則有十年之安政之善者莫善于此令上之府太守況公曰有善政不宜私吾民當均被於

天下遂上之朝報曰可令以邑之羡餘買民田七畝及棟楹椽桷屋瓦級磚之材置倉二十一間南其戶者九間爲出納之門二東西其戶者各六間出納之門各二繚以周垣限之河塹始事于宣德九年二月初吉用其在官者之餘力不役一夫未踰月而竣事郭令具興作之始末徵予言以貽法于後嗟夫去古遠矣余必稱述者見力役之始也次及其歷代變法之詳者雖未能復古亦爲救時之善政也今郭令與民相約不遣人追呼期會必至昔之諸役一切剷除既無役費矣而義役之儲惟待軍資器物之佽耳若上無所征則下無所用必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也非但力役

可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然事有名同而實異

上無所征則下無所用必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也非但力役

可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然事有名同而實異者義役而已王令之義役將以供役人之費郭令之義役將禁其多取于民皆因時制宜名雖同而實不似後之君子為政于斯者當求其實可也

重濬尤涇七浦塘記

嘗見古之言水利者或鑿渠以灌溉或破堰以宣洩用雖不同各隨其地地之高者非渠不可為田其下者則無用其瀦水破堰宣洩乃其宜也江南之蘇松東瀕大海猶中原之兖州也禹之治水先于冀州君親所在不得不致其急其次遂及於兖九河既道然

後及於諸州以地勢東南下西北高也蘇松當東南之衝衆流爭入于海必有所停蓄故瀦水之澤甚衆大者為震澤次者為陽城巴城雉城諸湖下流壅塞水不宣洩無以灌溉而甚則有漂沒之患民甚苦之縣令郭公世南察知其然躬履其地窮其源委以七浦塘可泄陽城湖之餘波尤涇可導巴城之水至于七浦同入於海歲旱則分其支流以灌崑山常熟二縣之田澇則逕入于海民無墊溺咸懷其惠謁文以記其績予聞當官任事惟公無私者克濟厥功公則民服無私則無牽制於物何往非善何為不成郭公窮究事理不惑人言政予所謂公無私者故其濬尤涇七浦有合於穿渠灌溉之利導陽城巴城之水有加於破堰宣洩之功然皆

窮究事理不惑人言政予所謂公無私者故其濬尤涇七浦有合於穿渠灌溉之利導陽城巴城之水有加於破堰宣洩之功然皆誠心愛民非如昔人為功利而為之者論者不可不知也

慧日寺鐘樓記

慧日寺在縣治西北百步許其創造廢興舊碑可考洪武間清理佛教僧徒併入號為叢林寺有洪鐘架于高閣朝擊之以聚徒暮擊之以放梵紹興丁卯歲朝奉郎錢觀復所鑄迨今三百年鐘閣攲斜梁柱朽敗搘撐窣屼危如倚風住持僧請於縣令郭世南將作新之郭令曰晝明夜晦天道之常出作入息人事之常苟不為之節必有不風則暮者矣故以晨暮鐘聲為夜行之禁在官在家

者聞之以警惕趍事赴功無後時之患不可一日無也乃詢于衆將鳩工聚財以營之士民張士良謀于衆曰所貴乎多財者能施捨合義寺建于梁之天監初鐘鑄于宋之紹興閒至于今而潰敗缺落後之人將鄙于今之人矣請以己財重建鐘閣凡殿宇傾欹佛像黝昧者皆新之爰是畫棟丹楹下臨闤闠飛甍高閣上出雲霄緇流士庶瞻仰贊嘆咸謂郭令信孚下民令行禁止士良輕財貴德施捨合義宜勒貞珉來請銘辭予聞佛氏自東漢始入中國其言未傳至姚秦時有羅什者翻譯梵語始有文字嗣其教者謂之講師梁武帝時又有達摩從西來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嗣其教

者謂之禪師禪講雖有頓漸之殊要之皆以明心見性為說梵宮

之講師梁武帝時又有達摩從西來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嗣其教
者謂之禪師禪講雖有頓漸之殊要之皆以明心見性為說梵宮
佛剎覃及于此劫火延爇廢而復興由其入人之深無厭斁故也
爰製銘辭以垂永久俾來者有所攷云其辭曰蕭梁之世惟佛是
崇惠嚮開山以嗣厥宗創造室宇肖像大雄回祿編禍煨燼消鎔
脩補廢墜易世方隆爰建高閣以架洪鐘歷三百年上雨旁風欄
檻腐折將墜厥庸郭令詢謀士良悅從上下翕集市材僦工傑然
壯麗突立虛空洪音震響警昧開聾莫不竦息以省厥躬丹碧交
映輝如彩虹莊嚴肖像緇白敬恭尚柔忍辱息爭止亡易心向善
不符而同風雨順序時歲屢豐後人瞻仰誦德稱功令聞昭著永

世無窮

李烈士廟記

神之理妙不我測況可以名言之常熟致道觀西廡有神祀曰李烈士吳興人能預知禍福告人使趨避年十八無疾而逝長興人祠之有禱輒應宋理宗入繼含山人潘壬潘丙輔濟王爭立理宗將屠長興人通夢于理宗及其相彌遠城得不屠常熟距長興四百里民之事神無間於彼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皆有奇應邑人張安世守神祠管鑰紀近年靈應事迹自永樂元年至十九年知縣柳敬中以下祈禱雨暘者八潦則陰雲解駁日光開霽旱則興雨祈祈四郊沾足杭稌結蟠麻麥蓁蓁民食不匱官賦充足請

雨祈祈四郊沾足秔稌結蟠麻麥菶菶民食不匱官賦充足請
載于文以垂不朽予謂神自宋景定中已載祀典崇封號賜廟額但
不知常熟祠廟何為而作舊碑稱為海神言海運之功豈元之江
南田賦由海道入禱而有應者祠之歟抑二邑無名山大川限隔
風氣習俗相通歟是不足辨但神祠祈禱者終歲無虛日燈燭如
華星祼注若豐霤駿奔對越無厭斁心民雖至愚然不可以智求
不可以言喻賢守令撫摩之猶有難化之民慈父母煦有之猶有
不順之子神以像設不能耳提面命而民敬踰守令愛踰父母豈
可以常理測之必有感通之妙服其心志者矣禮樂實捍患者法

所當祀因為迎神送神詩俾歌以祀之歌曰桂酒洌兮馨香蕙肴蒸兮芬芳陳笙竽兮擊鼓會繽紛兮滿堂神渺漫兮睇兮停孔蓋兮駐雲車侑我觴兮穆且愉聊逍遙兮神所居神之旋兮翩翩擁翠旌兮後先託靈保兮傳予言錫吾民兮屢豐年水不濫兮旱不乾夏無赫熱兮冬不苦寒室家溱溱兮磬交歡神靈安兮與民偕安

南園草堂記

園所以植菜果養生者不可廢古人有樂其日用之常心無外慕者或廬於園中因以為號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商山四皓有園公是也謝靈運詩曰廬園當巖棲又曰養痾亦園中既與市喧相

者或廬於園中因以為號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商山四皓有園
公是也謝靈運詩曰廬園當巖栖又曰養痾亦園中既與市喧相
遠可療塵俗之病地土沃衍生長丰茸其樂固有在也豈惟古人
於今復然海虞頤昂夫氏別號師古世儒為人穎悟卓越獵經史
彈琴寫竹治書習舉業而有愛人之心談論道德仁義為趙氏贅
壻外舅彥美精岐黃書昂夫預聞有得醫士徵入太醫院名重縉
紳間宣德壬子以老得請歸乃闢南園蔬果藥品春花爛熳秋實
離離昂夫構草堂于園中深衣大帶執柤采藥時與賢士笑傲其
間嘗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吾視力之可為者而為之貯藥於草
堂以濟貧病無貲者儲粟以賙飢羸斵棺以給裸瘞刻醫方以諭

人使愚民知所療焉況修儒醫書伍什亦得趣其志不止廬園養痾將以身之憂樂推於人可尚也矣園在背陰面陽之地故謂之南廣袤若干步堂不加飾蔭之以茅故曰草堂深廣若干尺創置於歸老之初增飾于既居之後子流清克承其父志肖像于石刻且慮茅之速朽易以陶瓦云

宜安堂序

海虞士族張公巽有弟曰公豫早失所怙克自樹立孝養母氏扁其奉養之堂曰宜安公巽聯姻於都御史吳公公嘗為之記又以予為鄉耋徵予序之予嘗誦中庸第十五章引棠棣之詩并夫子之言曰父母其順矣乎以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子思子蓋

予為鄉耋徵予序之予嘗誦中庸第十五章引棠棣之詩并夫子之言曰父母其順矣乎以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子思子蓋謂卑者莫如妻子近者莫如兄弟能盡卑之道則妻子好合鼓瑟琴矣能盡近之道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矣此但循其卑近之道非有求於高遠然而妻子好合則得一室之歡心以事其親兄弟和樂則得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父母其有不安順乎事親雖非高遠之事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予嘗誦之而有著為解義如此今因公巽之請故書以貽之然則公巽昆弟非特可以言詩又得子思子所言進退之序尚勉旃哉

琴川新志序

郡縣之有圖籍從古為然為政者之不可廢也凡山川之險易土壤之肥瘠物產之美惡民庶之多寡按圖考籍可得而知也吾聞諸君子曰前代為相者有一圖謂之格範道里遠近錢糧軍民之數一覽可得謂如某所凶荒當移某所之粟以濟某處叛亂當發某處之兵可平歲中有兵荒之費則無敢動作一切用度皆減為國尚然況作邑者乎一邑雖小地有高下則旱澇之不同土有肥瘠則貧富之不同民數登耗粮賦增減率由圖籍以考閱其可廢乎予在翰林預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將載入天下志書必先領畧其槩凡前朝所述皆以郡名如吳郡志之類洪武八年新修者則以府名如蘇州府志之類大率皆因舊增新予但齊其凡例

領畧其槩凡前朝所述皆以郡名如吳郡志之類洪武八年新修者則以府名如蘇州府志之類大率皆因舊增新予但齊其凡例削其冗長而已宣德庚戌予致翰林事歸適值上虞郭公世南由常熟簿陞知縣政通人和居多暇日始留心于縣志訪得舊本持以示予請曰聖人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文獻不足故不可徵今幸舊籍未亡遺老尚在於是而不刪正之則後之人興不足之歎矣予受書考閱自宋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叔修之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增益之淳祐辛丑縣令鮑廉加飾之其書始備又十有四年寶祐甲寅寓公邱岳始序之至正癸卯知州盧鎮重鋟諸梓又一年乙巳先師陸先生諱景元請序於金華戴叔能先生刻於

編首前修有云文章作與不作無損益於人者不作可也作而有益不作遂為缺典者則不可不作縣志自至正癸卯至今七十有餘歲凡郡邑之沿革經界之廣狹粮稅之增損城市之變遷官制之改易人材之繼出不釐正增益之誠為缺典故不可不作也其諸損益已見凡例茲不複出宣德九年歲次甲寅八月初吉致行在翰林院國史修撰事承務郎邑人張洪序

自為生志

張洪字宗海蘇州府常熟人生父姓侯氏諱常字景賢邑之沙溪人生母郁氏郁潤之女景賢贅郁氏生洪其他不能知也生五日母郁氏病瘭瘭故生父遊燕未回養父張氏諱坰字復鑑常熟之

人生母郁氏郁潤之女景賢贅郁氏生洪其他不能知也生五日

母郁氏病瘵瘵故生父遊燕未回養父張氏諱炯字復鑑常熟之
邗川人養母丁氏抱為己子買乳母童氏越十月棄去養母晝求
乳于鄰母夜則養父嚼糕果以哺之未四十而齒脫洪六歲入小
學逾十歲詩書能默誦十六歲為賈衒之事家以饒二十有二以
隣人瞿成充儲倉脚夫指買黃未謫戍雲南黔寧王沐公以士流
待之沐公卒都督瞿公延於賓館時木邦刀干孟逐其主思倫法
太祖皇帝命三司相度以聞按察司謂毋勤兵遠畧宜直棄之布
政司謂蠻夷仇殺不必救待其斃收之都司以為問洪曰思倫法
據西南夷三十六甸有輕中國心洪武間嘗寇景都督馮誠敗績

又寇定邊沐公以寡抑衆邊境暫安後思倫法歸順授麓川宣慰有急不救無恩有亂不治無威令其下不和可納則納可分則分而時不可失朝廷以為然捦刀干孟誅之立其子為宣慰納思倫法於麓川衆建以寡其力至今無西南憂洪武末言軍士逃亡者衆宜取原籍妻完聚從之逃亡者稍息後洪以通經被徵授靖江王府教授道不合以病免永樂初起為行人貴詔日本國開讀使還入吐蕃收種茶馬諭蔡來降北邊得其歡心以緬甸代納孟養職貢銀七百兩貴敕往問之時緬甸已滅孟養收其地誅其子孫無遺類緬甸使陶孟洛霞回覆言孟養先開兵端不得已而應

之時交趾未定事遂寢入脩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書完領淮清

之時交趾未定事遂寢入脩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書完領淮清齋堂賑施事太宗賓天仁宗即位召入翰林除脩撰封承務郎贈父烱為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贈母丁氏為安人妻顧氏封安人仁宗崩宣宗命纂修實錄進訖引年乞身宣德五年致仕回還離鄉五十年以賞銀買田廬居之閉門絕俗鬻文以餬口嗚呼予在軍一十五年隨朝三十年東至日本西極洮岷南窮夷緬北盡遼海南北東西四萬餘里不死致仕還鄉終竟壽歿于牖下豈予可必哉乃自銘曰生與衆人為伍死與百鬼為隣生不能為賢聖死不能上辰隨運化遷與道屈伸涉海洋而不覆犯瘴癘而全身馳

遠道而全歸入近班為侍臣去鄉五十年還家無近親田廬漸開設可以遺子孫含笑入地何慙於人永矢弗諼以誌我墳並宏治舊志

張修撰遺集

海虞張洪著

和唐詩正韻序

襄城楊士宏集唐音行于世其論次以初唐為始音盛唐為正音晚唐為遺響然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製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于奇語雖艱深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文人自為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自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寧先生手抄三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于世其不傳者可畧也今

人　者多以三體為法律詩貴乎敦厚渾融過巧則失之流麗
絶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忽畧誦之皆能使人歆動有
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邪正之不同耳吾方致思于其間將求
其善者為之師而未能窺其奥監察御史張楷式之學優德贍心
平氣和將托聲詩以觀己志摘唐音中律詩絶句盡和之里生錢
呂錄以示予三復之餘將其詞意即予所謂辭氣渾厚不求奇巧
自然難及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唐流麗得正音之體製者
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能洞發其奥益以己之志意酧酢盛唐
諸名公雖不能一一模範之要之自然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欲
刻意求勝則不出於自得也然弄珪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椒蘭

諸名公雖不能一一模範之要之自然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砍

刻意求勝則不出於自得也然弄珪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椒蘭者必有酷烈之氣曾謂和唐詩者無唐人之氣習乎有以予言為不然更讀質之思庵公云正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行在翰林院修撰同脩國史事承務郎東吳張洪序（海虞文苑）

永嘉張氏族譜序

永嘉張氏者同知臨江府事則明先生著其遷之所自也先生當勝國之季自東浙永嘉遊學至于常熟學者宗之請訓導邑庠生遂娶而家焉洪武初以明經中鄉貢擢延安膚施令累遷臨江府同知卒于官歷官政績語在傳中子二人長曰運生嗣家學不偶

世亻亻號聲齋次曰雲峰宗老氏爲黃冠師昆弟各以其道相高鄉人目爲二難運生之子張質美而好學孝弟溢于家忠信孚於人教授鄉邑子弟爲之化恒以聲齋所著之族譜徵予序之予每惜其永嘉之派不能泝求其源姑自所知者始則同知公爲始遷之祖無疑矣後世敬承其緒不爲無傳爲予聞洪河之源其始也可揭爲爾及其不已則混混爲湯湯爲扶衆流以底于海弗可禦已物理既然人獨不然乎來者勉旃宣德六年辛亥冬行在翰林院致事脩撰承務郎同修國史東吳張洪序 張氏譜

送連伯莊通判寶慶府序

予自壯歲去鄉邑洪武未嘗一歸展墓訪邑中可與游者于北郭

送連伯莊通判寶慶府序

予自壯歲去鄉邑洪武末嘗一歸展墓訪邑中可與游者于北郭外得吳先生敏德邑里中得連先生魯質既而敏德舉為監察御史魯質竟賫志以歿揆之於理若無可憑據者宣德初有國子生連恭伯莊謁予於金臺官舍始知為魯質猶子自謂理之可據者將在于是未幾伯莊擢判寶慶府偕刑部郎中趙伯康來請曰願有以教之嗟夫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魯質之蘊將待伯莊而施也伯莊上承伯父之志積學而成章非偶得者必思所以成之也伯莊于鄉校時必聞鄉郡邑大夫士之賢否某者賢民言以為何如某者否民言以為何如賢者之去榮如之何否者之去辱如之

何足以為法矣其有苟得而幸免者今之子孫為何如其有守正而失禄者今之子孫為何如則理之可據不可據於是乎有徵矣徵之於人則郡邑大夫士之賢否既如彼徵之于身則家世積善之效又如此可不念哉伯莊勉之慎勿以偶得者為意偶得必有偶失得失係于其身不係于家世也伯莊戒同宗屬邑有念其先德者以予言告之其不念者勿瀆也予其行序以贈之宣德三年戊申季冬之朔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同修國史邑人張洪書于玉堂之東閣 連氏譜

燕居亭記

嘉定縣儒學舊有燕居亭元末傾圮國朝興復學校治隆俗美邑

燕居亭記

嘉定縣儒學舊有燕居亭元末傾圮國朝興復學校治隆俗美邑中士民王嗣昌氏遊于學宮俯仰顧瞻慨然有修復之志白于邑令校官許之嗣昌不資民財不藉衆力市材僦工築舊址而增拓之甃甎累石既廣且平雖名完舊實則創始作亭翼然為寢之儀廣深三丈高六尋重簷出陛翬飛矢直櫺牖虛明墻墉言牖闇南向設崇高之位肖宣聖燕居像其中髹漆之几刻鏤之扆陳列有踐奠不靜嘉穆穆清廟肅肅令儀瞻仰敬恭升降齊邀于古聖靈洋洋如在始事于宣德三年營室昏中之月竣事于五年靈雨既　之時煌乎煥乎有加于舊觀其館賓范騰博胥喟然曰春秋

之

事不書異則書之美惡自見嗣昌為邑之士民而能崇重儒術興起學徒非異之美者乎彼佛寺之居有能為之興起廢隆者寺僧且銘刻事功傳示于後吾儒頗弗若耶来徵予言記之予謂廟制有寢所以安神妥靈今學廟無寢燕居之亭其寢之遺制乎且佛氏必有像設以誘其徒吾儒豈為是哉其或肖像者所以狀聖人温良恭儉讓之德使人敬慕興起今為燕居像亦以著聖人申申夭夭之容申申者其容舒舉一身而言有心廣體胖之意夭夭者其色愉舉顏貌而言有自然雍和之氣俾躁者仰之而自抑怠者觀之而自勉士子既嘗鑽仰于經傳之間有得觀感於肖像之側嗣昌之心不既深且厚乎予故不辭其耄忽記其概以伺

抑息者觀之而自勉士子既嘗鑽仰于經傳之間有得觀感於肖

像之側嗣昌之心不既深且厚乎予故不辭其耄勉記其概以伺後之君子發揮其事云爾常熟張洪記（吴郡文献）

王氏墓祭堂壁記

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易之以棺槨始封樹焉春雨露既濡秋霜露既降君子雖有怵惕悽愴之心祭於廟而止無墓祭之禮所以然者體魄藏于地魂氣返于家也商人之祭尚聲那之樂不可合于野周人之祭尚臭焫蕭之氣達于墻屋而止皆不及于墓也所以封樹之者欲人安土重遷不輕去其鄉

仕宦從遠方歸者必先展墓而後入將去其鄉者必哭于墓

而亻如斯而已後人始有墓祭唐人詩云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是濉地降神不於廟而於墓非禮也近代惟寒食清明十月朔無
貴賤皆祭於墓其來已久記曰喪祭從先祖吾亦相因之墓陳酒
饌於墟墓中飯羹失其節中心憮然歸必再祭於祠堂及見鄉之
富民作屋及廚爨於墓傍祭饌皆得升其氣於上雖非古禮可謂合
宜吾友王處士惠吉亦嘗作屋於墓將歿遺命囑予記之予謂事
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若砍樹之葩卉為室堂廚爨以供行樂
之具心不在于親則非作室者之意惠吉立心恭儉子姓亦純篤
無近習之態惓惓請記於予者意有在也故為記其事于壁間為

王氏子孫墓祭之規云正統二年歲次丁巳三月初吉翰林院修
撰同修國史承務郎海虞張洪記王氏世

無近習之態悻悻請記於予者意有在也故爲記其事于壁間爲

王氏子孫墓祭之規云　正統二年歲次丁巳三月初吉翰林院修撰同修國史承務郎海虞張洪記（王氏世德錄）

述塋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塟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必封以識之孔子封其親之墓其高可憑嗚呼九原之上荒塚纍纍不表識之易世必忘故有若堂若防若斧者爲近代葬禮彌文阡則有表壙則有誌雖仕于遠方子孫生長於外歸而求之無不得者所以教人安土重遷不輕去其鄉里也吳爲江南澤國土薄水　貧不能塋者多從釋氏焚化收瘞其骨自宋元以來人子熟

視　然脂粉骨恬不為怪洪于童冠之年執紼於有喪者固切為之悼矣及遭大故始循古禮葬我先翰林府君于虞山之陽及今六十年塚墓猶存而火化瘗骨者子孫亡歿已為他人之塚矣嗟夫予家食時雖富民亦皆火化及予歸老雖貧者亦知瘗埋非上之人有以正其經常之道詎能祛去數百年之感哉

林逢吉像贊

先生學富而德強後進猶瞻其耿光至今為儒宗之根柢肅遺範於方張張而不弛修其容止老而不衰進進無已肅容如在見者當起毋以為常人之儀容記其年貌已爾

王瑞夫像贊

當起毋以爲常人之儀容記其年貌已爾

王瑞夫像贊

有蒼者髯有煌者襜佐史韓成爲民所瞻蒞事而不煩臨財而守廉噫若斯人者雖未至於膴仕而驥足豈能久淹並宏治志

招友向辭

蓋聞人之生也魂以御魄魄以載魂凝聚而不散則久視於人世其死也魂氣上升體魄入地澌盡而不存故恍惚不知其所之聖人教人追遠之道立廟以收聚其魂立宗以維係其思是以寂然存感之必至故于初喪升屋履危北向而號謂之招魂楚俗尚鬼或 生者是以宋玉景差皆有招魂之辭雖非古禮亦盡愛之

道
死者手吾黨張運生甫慕向子平之為人自號友向達人
以不偶於俗别號聲齋不信浮屠不事禱祠恬然而化不見光怪
以驚駭世俗其子舜兮求影響而無得恐其神遊八極之表聞黍
稷之馨而弗下也請為文以招之及乃效宋景之辭使求於未謝
之先為其辭曰䰟兮歸来無涉東些海水蕩激浮空濛些南箕播
天發長風些桅檣摧折如萬蓬些怪鱗巨齒嗑斧鑿些齧人肌骨
如春葱些䰟亟西遂毋戕爾躬些䰟兮帰来無往南些桂樹叢生
石蕲岩些上栖鴆羽下蟠蚺些瘴烟毒霧氣将爛些短狐射人形
則潜些䰟亟帰来毋久淹些䰟兮帰来無往西些化為羌氐與狄
鞮些氷霜夏寒風景凄些出入山徑隨群羝些氊為裘兮酪為醢

則潛些魂亟帰来毋久淹些魂兮帰来無往西些化為羌氐與狄
鞮些氷霜夏寒風景淒些出入山徑隨群羝些氈為裘兮酪為醯
些服不便兮食不宜些魂不歸来百鬼欺些魂歸来兮無往北兮
人如虮蛇肆毒螫些出門無巷居無宅些彎弓挾矢荷戈戟些飛
沙漫漫際天白些渴欲飲水求不得些魂不返兮自遺賊些魂高
舉兮毋上天些青冥無路難攀援些聳身直上既非鳶些有時力
盡終顛連些飄風吹女越長川些故鄉遠望難帰旋些魂疾歸兮
無禍遠些魂下遊兮毋入土些九泉冥冥路修阻些白日回光照
原莽此寒風蕭蕭入幽户些鬼雄駓駓力如虎些黃壚無人奠椒
醑些魂返故室有觴俎些上下四方非故鄉些僕夫竦轡高馳翔

兮々　缺處覽九岡兮松楸郎隴何蒼蒼兮海寘山麓琴水旁兮上有屋室下舟航兮四時黍稷尤馨香兮靈衣披披蔽儀床兮朋来薦獻陳滑觴兮肥腯載俎帛承筐兮世澤川至方汪洋兮䰟兮歸来祀事無疆兮亂曰東西南北既非中兮高則亢極卑困窮兮特立不倚合中庸兮睟背燭蕭無不通兮隨運化遷示民有終兮歸来歸來昌大其宗兮宣德五年庚戌歲十一月初吉行在翰林院致事修撰承務郎同脩國史邑人張洪著 張氏譜

跋歐陽文忠公詩帖

余忝鄉里好嘗侍滎國茗飲之側公自負能書雖當世詹孟舉輩皆不入意獨好文忠公墨跡豈專在於尖筆乾墨而已其文章故

余忝鄉里好嘗侍榮國茗飲之側公自負能書雖當世詹孟舉輩

皆不入意獨好文忠公墨跡豈專在於尖筆乾墨而已其文章故事固足使人景慕之者東坡所謂清眉豐頰進趋煒如若將見于字畫之間此言可與知者道然則世之工於書者可不師法文忠公之為人耶宣德元年燈節之暇行在翰林脩撰張洪書 鐵網珊瑚

跋宋迪輦洛小景

複古運意高妙筆墨清潤大抵多師法李成議者謂山之體貌古今第一則複古之高妙有自來矣袁子榮先生精於鑒畫以有奉華堂印知為思陵所藏時劉夫人侍高宗掌內翰文字居奉華堂故以羲之後為陳氏彥廉所得自李迪諸公題識以來又幾十年

矣予以復古之畫復觀諸公之作恍然寘我於林壑窈冥間與行旅相逐歸途也品在神妙不亦宜乎東吳張洪識珊瑚網

張修撰遺集

附錄

敕命

勅曰國家簡文學之士列職于翰林而修撰編修檢討則謂之史官所以備紀載之公而傳信于天下後世也茲惟遴選不輕畀人爾行人司右副張洪文學老成操履篤實擢典教事陞秩行人持節外夷有光使命滋歷年多時譽用彰茲特命爾為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錫之敕命以示褒榮古之論良史者益曰明足以周萬事之 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

情 亻其任可得而稱尚益勤懋先我訓詞欽裁洪熙元年四月

祠堂帖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為告立祠堂事據本縣四十五都粮長吳璋區第六啚儒籍張琳狀詞告稱故曾祖張洪存任翰林院修撰註述五經等項書籍蒙欽差提督學使大人戴案臨到縣請入文廟鄉賢祠春秋祭祀外今蒙本縣設法措置無礙官銀二十一兩買到二十六都徐嚴名下五升民田一十四畝與琳管業春秋祭祀因無家庙先蒙本縣查得東南隅第二啚坐落東嶽土地庙一座係是淫祠與琳改造祠堂于本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賜李王廟一座門棲一座共四間隨屋基地一畝六厘與琳請先曾祖神

係是渥祠與琳改造祠堂于本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賜李王
廟一座門楼一座共四間隨屋基地一畝六厘與琳請先曾祖神
像在内供奉春秋祭祀着令看守乞賜給帖執照誠恐房下子孫
私自賣壞及外人侵奪便益等因具告到縣據此擬合就行為此
除外帖仰本告照依帖文内事理即將所告前項廟地改立祠堂
即便請先曾祖神像供奉看守候春秋祭祀亦不許房下子孫賣
壞及外人侵奪惹罪不便須至帖者右帖下告人張琳准此宏治
二年正月初八日

重建張脩撰止菴先生祠堂記

張太史止菴先生雖鞠育于祁川之張氏而實係沙溪侯氏之所自

出先生自志已詳載其淵源矣按鄭公觀所撰墓碣則先生之葬
仍祔于侯氏而且以其孫之諱復者奉侯氏烝嘗益一則不忘厥
恩一則不忘厥本可謂兩無遺憾而張氏子孫零替已甚惟侯氏
詩書一脈猶不泯其宗祊公啟庵君諱元禮者後之五世孫去先
生七世先生既已從祀廟廷舊令揚公名父又有專祠之建在邑
之東隅侯氏世居於此而祠之荒廢也久矣先是吾友對槐劉君
相與追予前哲感歎及之以謂先生勿論武庫所藏幾讀盡天下
之書即輶軒所至幾歷盡天下之山川矣退而桑梓之地曾俎豆
半席之不保豈文學飾史治如名父其人者今遂不可得歟而抑
亦吾黨後進之責也劉君慨然願捐已舍傍隙地余嘉其志而亟

半席之不保豈文學飾吏治如名父其人者今遂不可得歟而抑

亦吾党後進之責也劉君慨然願捐己舍傍隙地余嘉其志而亟白之當事命工相度限于地之方幅乃中寢侯君聞而矍然起曰此固我後人責也表章之功第須諸君子之一言而敢煩割壤乎里有迎春菴改而為閣崇祀先賢歟令之成案具在而閣之旁尚有侯氏故業屬於他姓者是可還而有也業以請於饒令矣得一報可即舉行無難耳聚里中耆舊而諏之咸謂是役也備五善焉先生百世人物雖不以祠重而有祠則過于祠下者知有所瞻仰而矜式一善也先生生前之志未嘗一日不在本宗而今之血食於祠者及其自始封越駿奔匪伊異人二善也祠仍於東即已

彷彳舊址而且即以先生後人之遺業祠先生其中神其必式馮之三善也遂其遺業法甞如其值而歸之無損於他姓而有補於風教四善也雖出官帑或貴措置而此則其後人自爲之有不給則好事者亦將樂爲之助亦可不勞而集五善也侯君與余同時爲諸生令髮種種矣而爲德於鄉孳孳不倦余既喜其水源木本之克敦而又喜劉君與余昔日未竟之舉若有機緣于其間必待其後人而克終之也書其事以爲景行者之勸旹崇禎歲次癸酉賜同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廣東右叅政致仕後學魏浣初頓首題

翰林修撰止菴張先生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邑之祁川人甒壷于侯甫免五日而母郁氏父

翰林修撰止菴張先生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邑之祁川人毓壼于侯甫免五日而母郁氏父常復客燕不歸糜爲頗退張翁姻媪丁憐而乳之故從張姓幼穎睿詩書臚傳精義神會靈璆韜璞孚尹旁達識者已知其非凡矣成童就計然策逐什一資大起踰冠比鄰事連戍滇黔寧王一見才之遇以國士都護瞿登之賢閣無何夷木邦刀干孟亂逐其長思倫法高皇帝詔三司議勦撫便計衆多謂雕題互攻我可勿預先生語都護瞿曰思倫法擁三十六甸之衆啻闌入寇景我師禦之帥馮成敗績後雖讋黔寧之威舉部歸順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上雖未殺今彼之亂是天授我而封木邦而亦感分建以殺其

強彼既被逐得復雖分建猶戴賜是恩威並流固內弱外完策也三司遂因其議議上上俞行捕斬刀千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賴者之既以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永樂元年以行人征旋使日本復使吐蕃董茶馬既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刀木旦而據其地命詔責那羅塔歸所侵地立孟養後那羅塔未拜命六往諭始如詔夫蠻夷之人惟力是恃而無藉寸兵徒騰頰輔收既侵之區宇續既絕之君長比績隨賈侔勳唐蒙豈遜趙能窺哉竣事編摹大典晉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院修撰宣德元年同修仁廟實錄五年引年致仕比歸杜閱謝將迎日事著述年八十有四卒迺今篇帙湮沒索之好事汲冢縹藏河間

撰宣德元年同修仁廟實錄五年引年致仕北歸杜門謝將迎日
事著述年八十有四卒迺今篇帙湮沒索之好事汲冢靡藏河間
絕獻而苗裔絕寥宗姓無攸祀同中郎餒甚羊舌宅窆之托樵牧
來登嘉靖末郭徵君登賢至祖壟得仆碑剝落不可讀僅有先生
姓字知為馬鬣所寄倡謀復封樹繚以修垣建萬歷戊戌太學生
徐汝良謂非表以貞石則無以示永久特營碑石於是徵君子邑
庠生梧乞余文勒為嗟乎　暮同歸聖賢莫度秉彝好德今古不
渝張先生宦轍茂於畿烈邑乘列於名臣生宣威於萬里死不保
於一杯谷遷陵變詎可前期芝焚蕙嘆何堪旋視夫嬴秦稱虐尚
表　唐德方明首隆僑窆昔人於鄉桑梓必敬此日追遠儀刑

未亡之文已不可求於茂陵靈塚何可使泯於原北諸君子力為
章之均可尚矣勒碑示遠其詞曰東則日際西則月窟北及蒲海
南窮緬裔溟渤無涯吞吐天地夷徼嶄岞出入瘴癘獨秉一節奚
遠弗詣卉服文身旃裘生終豺虎為姿猰貐同鷙三王所外五帝
莫制先生有諭胥息聽誓生控蠻貊窮髮悚企死靡自衛不保遺
骴若莽既湮叢薄蒙翳狐狸潛搰牧豎戲嬉含識有覿疇不掩涕
爰復垣封刻銘永賑凡我君子幸繹茲誼於萬斯年克襄毋替

補遺

竹居詩集序

詩未易言也因其詩之美惡可以知其心之邪正因其心之邪正可以知其政之得失此周之盛時所以有采詩之官以觀民風以知治道也後之言詩者反是不原其性情而論其工拙是求芳華於無根之樹責層瀾於無源之水奚得哉海虞王處士廷珪生于勝國之季有厭亂思治之心鬱于中久矣一旦遭值聖明治生富贍搆幽居於深竹之中詠歌其情思凡為詩若干首題為竹居詩集皆和平之語治世之音豈效騷人墨客抑鬱悲凄以自吐其

不平者哉故詩以忠厚和平為主工若乃其餘事耳可與知道者言未易以口舌爭也嘗讀周南芣苢之詩殊無意味聖人列為正風者豈以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而樂不效鄭之溱洧男女相言采芍藥以為贈以此觀之詩豈易言哉予以詩文為職業至于老而後得之故因竹居詩序洞發以告觀者毋忽宣德元年六月之望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同修國史邑人張洪序

竹居集

範軒集序

範軒者鄉先生開封府學致仕訓導林公逢吉之號也意謂師者諸生之儀範不可不謹禮者人倫之模範不可放逸因以名軒且

範軒者鄉先生開封府學致仕訓導林公逢吉之號也意謂師者

諸生之儀範不可不謹禮者人倫之模範不可放逸因以名軒且用警其心目先生家食時先君子贈翰林脩撰承務府君與之為莫逆交暇即相過從煮茶談笑因集伯潤李先生伯涇衛先生守道王先生予善陸先生或至或否得四三人即命治具時予始成童免執弟子職得共盡日歡為幸飲酒必賦詩不捺筆率為口占惟範軒先生製律極嚴雖我不相涉必為假對如聾叟鳳仙之類不泛言也其為文必援引經史不為枯澁語一時儒先皆推其學力富贍予窃敬慕之每有所請則曰巧婦難縫無線衣必在乎績學 得肆志乎經傳先生之力也洪武間予以府教得告歸時

先生已致仕改號閒翁得從杖屨者久之告滿詣闕備員奔走勤勞于職無優有鄉井念既而名入翰林以文字為職業勉勉循循不知老之遠至引年乞身詔許致仕獲與先生之嗣剛伯修世好得覩先生之全集盇今都察院公都御史吳公敏德教正已鋟諸梓徵予言序之閱之終日有先君子與父執諸先生贈答之詩悽惻之餘感慨文集宜有以揄揚其美淑諸後人豈容以蕪陋辭遜為書之首編俾學者知先生作詩之法必嚴于律不容于苟簡搆辭之妙必富于學不容于枯淡因其言以求其志因其志以覩其道則先生之德之學彷彿于目前矣覩者勉諸龔志

道則先生之德之學彷彿于目前矣觀者勉諸龔志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